

(註八) 參看 Baker, O. E., op.cit.; Zimmermann, op. cit. pp. 88—98.  
 (註九)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〇) 翁文灝先生中國人口分佈與土地利用, 載獨立評論一卷三期及四期。  
 (註一一) 例如根據雲南稻田的情形估計一條水牛的工作效率雖可約抵八人, 但一牛的食量也在三人以上。

(註一二) Baker, O. 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Land,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Chap. II, Part 2, pp. 100—107, one volume edition, McGraw-Hill Book Co. Inc. 1934.

(註一三)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四) Baker, O. E., in Recent Social Trends, p. 98.

(註一五) Baker, O. E., in Foreign Affairs.

(註一六) Zimmermann, E. W., op. cit. p. 71.

## 論中國史之整理與重建

羅夢册

### 一 何為中國之國與中國之史

當中華民族在近百年的歷史困頓中, 從所謂「妄自尊大」走到了「妄自菲薄」, 再從「妄自菲薄」轉到較正確之「自我反省」, 「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的時候, 一般人才痛切地感到有使全國國人多讀歷史, 多讀本國史, 並善讀本國史的必要。

適於此際, 在中國學術研究的領域內, 歷史學的水準也達到相當的高, 已有可能使一二好學深思之士在中華民族之自我認識, 自我批判和自我再認識的認識中, 首先他辨明近年來為一些自命開明的士大夫所倡之「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 還沒有一個國家」的言論之誤謬, 並進而認識到「中國之國」和「西洋之國」(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 乃兩種不同類型, 不同範疇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 不能混為一談。

不少人認為西洋近代政治產物之民族國家, 如英法德意俄美等國家, 才是國家。中國既不是又不像西洋近代之民族國家, 所以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 還沒有一個國家。直至今日, 他們還在嚴重的誤解着「抗戰建國」四字所涵之正確的意義。他們似乎是把「戰爭」當作是一個奇蹟, 我們將會從這一個奇蹟中無中生有, 白手起家, 憑空地創造出一個國家來, 而不知世界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一個奇蹟, 從無人能夠無中生有, 白手起家, 憑空地創

造出一個國家來。「抗戰建國」之正確的意義, 是在中華民族要以「戰爭」作手段, 掃除並解放「中國之國」, 在生存和蛻變的途程上所遭受之威脅與阻障, 使得「中國之國」能夠自主並自由地存在於現世界和自主並自由地從中古式的生活過渡到鋼鐵、煤電的現代。

如果我們不願亦不敢抹殺客觀存在中的歷史事實的話, 我們自不能不鄭重地承認: 中國不但早已是一個國家, 而且這一個「中國之國」還是一個「薄狹隘的民族國而不為」, 並「薄靡雜的征服帝國而不為」之天下為範圍, 四海作疆界, 既無地域等差的隸屬, 又無種族高下的區分, 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之早已渾然一體, 渾然存在, 並渾然前進, 生生不息之大一統的「國家」。這一類型, 這一範疇的國家, 可以說是一個舉世無偶, 古今無雙的「國家」。我們無以名之, 只好上她以「天下」二字, 稱她為一個「天下國」。我們借用「天下」二字以名國, 好像是有點誇大了, 其實則不然。「天下」一詞(自然是中國歷史上所指定傳統的天下) 不但是為中國人所習用, 所喜用, 而且也確是只有中國人最能理解這個名詞所涵之政治的和文化的意義。只有使用這個具有特有意義的政治述狀詞以名國才能道地的道破「中國之國」所獨有之政治組織, 政治生活, 政治精神和國家型態。(關於這個論題, 筆者曾另有一篇「論中國之國」的專文討論之。請先參看拙論不是「戰國時代的重演」而是

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見三月份重慶大公報。

這樣的一個國家，或許就是「中國之國」的短處或弱點，然而亦何常不正是「中國之國」之為「西洋之國」之所望塵莫及的地方？若只是單就我們今日所處的變境和現時的災難與苦痛來講，這一個渾然一體，並渾然存在之大一統的「天下國」，在政治組織、政治生活和政治性能諸方面，自是無可辯解地有點失之太寬鬆，太放任，太笨重，太散漫，也太保守，無甚可矜可驕的地方。但如我們放大眼光和放遠視線來探討，在中國，竟會有一個如此偉大之和平而統一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之創造和保持，未始不是人類社會的一件極可珍貴的大創造。

站在政治學的研究上來說話，我誠懇地呼籲中國的政治學者們甚至西洋的政治學者們，不要只在以「西洋之國」為研究對象而產生之理論和學說中兜圈子，似應自西徂東，也化費一點時間和精力於「中國之國」的研究上，借以充實並擴大人類的政治學，或人類的政治知識。至少的，不能強不同以為同，或以其不同，就否定某一方面的存在。我們不能以「西洋之國」之非「中國之國」作理由，認定「西洋之國」如英法德意俄美等國家不是國家，同樣地，我們自己也不能以「中國之國」之非「西洋之國」作理由，就認定「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或「中國之國」還不是一種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即就站在實際政治的實踐上來考察，為適應中國今日之新處境，「中國之國」之傳統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固已是無可諱言的須要來一個痛澈的改革或改造，以便她能夠安全而靈活地和僥倖相遇之驟悍的「西洋之國」相週旋，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認定「中國還不是一个國家，還沒有一個國家」剛剛相反地，我們惟有首先肯定了「中國之國」的存在，並充分理解「中國之國」是一個和「西洋之國」異類型、異範疇的「天下國」，才能夠談到我們中國究應如何適應時代的充實與修正，或究應如何適應時代的改革與改造。

待我們正確地認識了「何為中國之國」之後，我們自然是很容易地就會正確地認識了「何為中國之史」。「中國之國」，既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國，也不是一個龐雜的帝國，而是一個渾然一體，渾然存在並渾然前

進，生生不息之大一統的「天下國」，中國的歷史也自然不是一部狹隘之某一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別史，也不是歷史上興滅無常之某一帝國的帝國史，而是一部與「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共始終之中華民族的「中國天下」建設史和中華民族的東方文化創造史。關於這一要點，我們正可引用拙作「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一文（見本年同月份的東方雜誌，請參看）的結論，總結為「一部中國史乃是一部中國農夫之『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建造史」。

一部中國史，也可以說是人類世界的一部壽命最長，生命力最強，而內容和狀貌又極其和平雍容的歷史。強勉作比，就其所佔的時間和空間來講，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等於一部西洋史，等於一部由古希臘史、羅馬史、歐洲中古史和歐洲近代現代史所組合而成的西洋史，但卻不能說她等於西洋史之近代部分的某某國別史，例如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意國史、俄國史，或美國史。我們或不妨用讀英國史或法國史的讀法（觀點和意識）去讀德、意、俄、美諸國史，但我們卻不能用讀中國史的讀法去讀英、法、德、意、俄、美諸國史，自也不能用讀英、法、德、意、俄、美諸國史的讀法來讀中國史。讀且不可，我們自然是不能用寫中國史的寫法（精神和意識）去寫英、法、德、意、俄、美諸國史，也自然是不能用寫英、法、德、意、俄、美諸國史的寫法來寫中國史。

## 二 中國歷史書有澈底整理和重新建設的必要

「寫」似是「讀」的先決條件，要讀書，自然是要先有書可讀。

講到這裏，我們自然是不能不緊隨在我們對於我們「中國之國」和「中國之史」之已作簡要的討論之後，就轉而把我們的注意力集注於有關中國史的寫作的問題之上了。但當我們今日研究並商討中國史之究應如何寫作的時候，卻不能忘記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國史的寫作決不是遲至今日才開始，而是遠在二千年、二千五百年或三千年的左右，中國人就已開始了中國史的寫作了。隨着歷史時代的進展，代有其人，亦代有其書。因而就有人很肯定的說，中國是一個歷史典籍相當豐富的國家。當前的問題，不是說中國有沒有歷史書的寫作，只在問在中國歷史書的寫作中究已有

119502 幾位成功之人，幾部成功之書？一部中國史既然不是一部狹隘之某一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別史，也不是歷史上興滅無常之某一帝國的帝國史，而是一部同「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共始終之中華民族的「中國天下」建設史和中華民族的東方文化創造史，而是一部中國農夫之「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建造史。我們自須要首先地看一看，從往古直至最近，在中國的歷史家中，究有幾人曾經孕懷着、憧憬着這種精神和意識去寫他們的史書的呢？而且他們所已寫成的史書，又是否曾具有一部「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史的史容和史格的呢？

幸運的很，當漢天下緊接着秦天下之後，鞏固了並確定了一個「中國天下」之大一統的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之後，一個偉大的天才，第一流的史家，就應運出現。司馬遷先生，不但在中國稱得起是一位偉大的史家，就是走進世界，他仍然是要躡坐史學權威之坐席。司馬遷先生之所以偉大的，不在他用以寫作史記的文章寫得好，而在他之能夠「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而在他之能夠打破天荒地注意到中華民族的歷史活動的全面或各方面；而在他之能夠打破記賬式之低級的春秋史法，而另創一套在當時極為進步之以「本紀、世家、書、表、列傳」等等作配備之高級的史書體制；而在他之能夠打破「中國之國」是一個天下，是一個世界。在她所寫的一部史記之內，他不但把那一些在縱的方面可以建立起一個完整而偉大之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史的政治體系，和在橫的方面可以建立起一個完整而燦爛之中國天下或東方世界史的文化體系等珍貴的史料都統統地放在裏邊，而且把他自己整個的生命也放在裏邊了。放在史記裏邊的史料，可以說是一件件都化費過他的心血，經過了他的整理的史料。不但經過了他的整理，而且更以他偉大的文學天才賦予了她們一個不死的生命。

但可惜，人總是人。司馬遷先生也不是神，不能永生不死。當他所負荷之第一步的偉大工作完成之時，他的生命已到達向盡之年。雖然在他臨去之前，很滿意也很怨憤地說道，他的這部書要「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是實際呢，他只是將一部偉大的世界史格的中國古代史完成了一半。要將他遺

留下的那些已經經他整理過的史料，那一些賦有生命的史料，加以綜合的鏈鍊，組織成功為一部謹嚴雍容，滿賦生命，而且人人能讀的中國古代史，自是後起的史家們的工作，有待後起者的努力。

在後起的史家中，固不無幾位值得我們敬崇的人物，像班固、陳壽、范曄、李延壽、歐陽修和柯劭齋諸人，都各有他們自己的成就。但是最感遺憾者，他們的活動和成就，總沒有人能夠超出史記的範圍之外。相形之下，他們的膽識和魄力，都似乎是去司馬遷先生遠甚。今日由他們，他們的繼承者，和他們的助理人所共同成就的那部二十五史，僅可說是一部二十五集的名貴史料，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有機體的歷史書。有宋一代，雖出了一個較為傑出的歷史家司馬光先生，曾別出心裁的寫了一部和史記不同體制的編年史書資治通鑑。就某一方面講，這部書的結構和纂述，還來得相當的謹嚴而生動。但可惜該書既不是出於一人之手，而且也太注意了宮庭政治和朝代興革，尤其是過分地誇大了朝代興革之道德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更廣大和更重要的歷史事實。這部書的整個內容所含的教訓懲戒氣味太濃厚，有失歷史書之客觀性的尊嚴。而且他只為「治者」的利害作打算，而忽視「被治者」的地位和存在。不能算是一部完美的歷史書。在帝政時代，少數之翰林學士們能夠選摘出精彩的段落，在茶餘飯後，站在或跪在皇帝們的臥榻的傍邊，念給皇帝們聽聽，倒是一部很有用的好書，但卻無力供應一般國民的歷史要求。

一部二百九十四卷之形形色色的政治故事和教訓故事，自己不是一般國民有與綴和時間所能讀完。講到由三千三百九十七卷所湊成之一部二十五史，不但是一般人感到「從何說起」之苦，就是專門治史的人們，想要細讀一遍，亦須化費幾年的時間才可。於是，在中國讀閱國史的事情已漸漸地成了極少數之文人學士的專利，中國史就和中國人民漸漸地疏遠了。為了補救這種嚴重的病症，雖曾有不少的人起而作刪繁為簡的工作，然而不幸，這般人不是胸懷衛道之心，要返史（史記）漢（漢書）之史而為春秋之史，退回到記賬式的原始史法去，如朱子綱目之類，便是一些平庸之輩，走向「依樣葫蘆」文省事存的道路，結果成功了袁（了凡）王（鳳洲）

之綱鑑等書流風所至，每況愈下。宋季以來，專門記載皇帝，后妃，閹宦，外戚以及所謂忠臣奸臣的流水賬之流水賬式的歷史書流行於民間的私塾學館者近七百餘年。一般國民從此不易再看到國史的「真面目」。更不曉得我中華民族的大歷史是究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

清室未倒之前，科舉未廢之時，讀史，讀正史，最好說讀大部的史料，固已是一般舉子們的苦事，但是為考試，為功名，終不能不咬牙苦讀。他們也還有讀史的時間。他們了解不了解中國史的歷史精神和歷史發展，自是另一問題。但他們卻還記得不少偉大的歷史傳統和歷史故事。而且當時治史的工作，還操在當時之第一二流的學者們的手中。中國史在中國的學術領域內，還居着崇高的地位。待至科舉廢了，帝制倒了一個偉大的，進步的，但卻又是紊亂的和破壞的過渡時代即奔馳而來。不但八股文，試帖詩，被革命的浪潮冲刷而去，不少的人也就忘掉了自我之存在，將「中國的」、「中國」和「中國史」也都同樣地看作為「落魄」、「過時」的東西。於是，在學校的課程表上，歷史學科變成了英算理化的旗幟，教授歷史的教師們也自然地降而為學校裏無足輕重的角色。人賤，自賤，每況愈下，在各級學校裏之歷史學科和歷史教員，遂和「平庸與無聊」、「乾燥與沈悶」、「疲德與貧困」結了不解之緣。

最近之三十年的過去，中國的哲學，文學，甚至某幾種的自然科學，已漸從大學裏慢慢抬頭，有點趨向初步的成立之時。中國的歷史學科仍然是一榻糊塗。影響所及，不但使我們在每年之大學新生入學試驗和政府各級特種考試的歷史試卷中，看到大批荒謬絕倫的答案，感到啼笑皆非，而且還使我們看到不少人儘管在某些方面造詣很高，但不敢，亦不配談中國問題；因為對於中國和中國史的認識太欠充分了，以致一談就錯。

19503  
爲了中國史之遭逢了歷史的厄運，在消極方面的流弊已是如此的巨大，而在積極方面我們所受到的損失更其廣泛與重深。我們知道，歷史是人類前進的階梯，某一國家民族的歷史，自是某一國家民族繼續前進的階梯。這階梯，不但可以休歇我們長途跋涉的疲憊，更可增強我們向前邁進的力量。佔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纔覺得有前途有路走不迷惑不徬徨離

開了我們的歷史，就等於失掉了我們自己的立場，無前途，無路走，不容我們不徘徊，不徬徨。剛剛過去的中國，可以說正是離棄了我們的歷史立易以後之窘迫和動亂的情形的寫照。

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自是我們要從我們自己的歷史中發現我們自己，信託我們自己，邁向我們應走之路；而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卻是我們要先有自己的歷史書可讀。話再說回來，一般國民對於我們自己的歷史的認識竟會貧乏到如此地步，一個過渡時代的反動，自然是要負相當的責任，但三十年來（三十年之非常歲月的過去）或可說七百年來，或可說兩千年來，我們始終沒有一部兩部，三部五部，或十部八部之能夠代表歷史時代並能滿足歷史時代的歷史讀物的出現，刺激起一般國民的歷史求知慾，似更是主要原因的所在。直至今日，除了坊間推行的一些呆板的，乾燥的，流水賬式的歷史賬本外，歷代史家所積累下來的史料，仍是歷史史料，以致我們現有的國民歷史書，仍然是鬧着嚴重的饑荒。一部或兩部生動的，有體制有力量，富有風趣，和賦有生命之能勾繪出「中國之國」和「中國之史」之生動的輪廓和偉大的神貌的中國史的產生，似乎是正在等待着我們的努力。要我們從現有史料之澈底的整理和清算中，重新來一部新史書的建設。甚至當前迫切的需要，已正在逼迫着我們，要我們在儘可能的最短時間內，先從現有史料之鳥瞰式的整理和清算中，來一個鳥瞰式的中國新史書的速寫。

### 三 中國史之整理設計

講到中國史之整理清算和重建，自是一樁相當艱巨而繁雜的工作。如果支離破碎地講整理，咬文嚼字的談清算，即僅將歷代積存的史料加以整理和清算，已是一個人或幾人或幾十百人之畢生的事業。加之，中國史的史前史之應可能地向太古追溯，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之應可能地向國際探索，中國史之縱的和橫的的範圍，不知較以前已擴大了若干倍？對於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清算，不知又應動員多少專家董其事。

因之，就會有人說，在今日仍未走出「學術的貧困」的中國，我們高呼中國史之適應時代（Up to Date）之整理清算和重建，似乎是要犯到

119504 「心有餘，而工具不足」的毛病，未免提出太早了？其實呢，這恐怕是懶惰的遁辭。如果我們信服此類的說法，我們中國史之整理和清算工作，至少須留待五十年後或者是一百年後再動手；我們之新史書的建設工作，更須留待一百年後，或者是二百年後了。這將是我們下一代下兩代人的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了。

我們不是不承認當代學術之貧困，專家通人之缺乏，公家和私人收藏之不充分，以及一個人精力之有限。但即在此等缺陷的條件之下，假如我們放棄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願望，僅在急應時需地為大中學學生和一般國民寫一部簡明的愉快的，生動的，有力的，富有風趣和賦有生命之三十萬言到五十萬言左右的中國史，將一個偉大的中國和偉大的中國史之莊嚴的和平的，而且生動的輪廓和狀態，像速寫寫生一般地介紹於他們和她們之前，似也不是一件多麼不可能的事情？快者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或即可讓她出現於各級學生的案頭。如果願意去另寫一部較為學術化的中國史的話，我們能夠集中十年的精力，日夕不斷的工作着，也總可使其如期完成？

第一步的整理和清算工作，我想，我們寧肯失之粗，不願失之細。我們首先拿着一柄大的尺度，一把大的剪刀，和一隻大的朱筆，再架上一副精製的瞭望鏡，走進我們的整理室。大胆地剪留下那一些偉大的，真實的，永遠活着，燦爛更大地剪去了那一些瑣碎的，虛構的，早已死去的史料。保留下那一些如火如荼的篇什；注銷了那一些又枯又燥的爛賬。不妨為一些偉大的思潮，偉大的運動，偉大的建設，和一些偉大人物的成就，留下豐富的篇幅；更不妨於必要之紀載外，將一些照例的公案，繁雜的帝系，卑污的閹宦外戚，以及其他冗長的，頑固的，早已喪卻了生命和意義的教訓故事，逐出於我們的史頁之外。如果我們把一部中國史的寫作，比作為一部偉大的影劇的製作，我們正不妨就以攝影師自居，無情地避開了那一些重複的，沈悶的，不相連屬之歷史主潮之外的枝節，只把鏡頭對準了那莊嚴的舞台背景，生動的男女演員，和一幕幕偉大的，生動的，悲歡情節之演做。這決不是我們為中國造歷史，而是我們力避「見樹不見林」的看法，要從森林的全景中重現中國

歷史的真輪廓與真面目。

爲了整理和清算工作進行的便利，我想，我們不妨依據「中國之國」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歷程，以及其各個不同時代的時代精神，且劃分爲七個大的時期，然後再從這七個大的時期的史料的整理和清算的綜合研究中，求得一部新的中國歷史書的建立。謹將這七個大的時期劃分如左：

第一期 史前史時代

第二期 踏進了歷史時代（夏殷）

第三期 封建天下時代（盛周）

第四期 第一過渡時代（春秋戰國）

第五期 郡縣天下國時代（秦到清）

第六期 第二過渡時代（清季民初）

第七期 三民主義新中國建設時代（北伐迄今）

第一期史前史時代，是截止夏商向上推，一直推到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或者是再早些。這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史的前半部。也可以說是居住或移住在東亞大陸核心之上的原始民族或部族之羣的古初活動史。這個時期所包括的年代最長，約有兩萬年到十萬年。但可利用的史料卻最少。除掉中國的地理學和考古學的研究，還可供給我們極小部分的材料外，現代中國的地理學、古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現有成績，可能給予我們的參考資料更其貧乏。但如果我們在人類原始社會發展之富有共同性的大原則下，能於利用上述貧困的資料之外，再肯加以精密的構思，合理的想象，再徵之於中國之太古的神話和傳說，似亦不難描繪出一幅中國史前史的粗枝大葉來。

到了夏商，或可說到了商殷，比較的好辦些。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社會脫離了原始社會的形態，中華民族已由原始的氏族政治生活或部族政治生活過渡到較高級之帝國政治生活的時代，最好說中華民族已由氏族政治征服帝國迅速地跨進了半征服帝國半封建天下的新政治的新階段。這正是中華民族離開了無史的時代，而踏進了莊嚴而偉大的歷史時代。就在

這個時代的中期和後期，中國人似已開始發現了超部族、超帝國之「天下」的存在。自夏初到殷末，約有一千二百年到一千五百年，比之我們的史前史，當然是短的很，但就中國有史的時期講，還有相當的長。關於這個時期的史料搜討，自然是仍要感覺到極困乏之苦，但是我們已不妨從中國之古神話和左傳說找尋到古歷史的殘篇斷簡，再從殘缺的牛骨和龜甲搜索到破碎的瓦缶和陶片。

周部族繼承夏商兩代之後，當她跨登了中國政治舞臺的時候，中國人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活動領域內所積壘和所承受的財產，已較前雄厚得多。因之，中國人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方面所作的活動，就來得較以前更為聰明勇敢和開闊。就在這個時期，中國人不但在經濟政治和文化諸方面確認了一個超部族超帝國的「天下」的存在，而且更進一步地就把握着這一個超部族超帝國的「天下」的存在。中國人也就開始以「天子」作元首，以「王畿」或「諸夏」作核心，大規模的而且有計劃地利用「國家封建制度」之寬大和容忍之兼容政策，聯合起各式各樣的大大小小的部族或邦國，來建造一個寬鬆的「天下政治」的政治活動了。自然，在周天下之「天下」內，不但存在着並活動着一個有共主的「天下政治」，而且也存在着並活動着各式各樣或大或小之部族或邦國的「地方自治」。為這樣複合為雙軌政治所支配的時代，我們無以名之，名她為部族、邦國和天下之並存時代，或「封建天下」時代。同在這個時期，反映中國天下之封建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古典文化，也曾達到了高級的發展。這一些，自都是這個時代之偉大的特點和成就。就名義上講，這個時期約佔有八百年左右的時光，實際呢，盛周的統治也不過三四百年。這個時期，一方面有比較豐富的典籍還在遺存着，可供我們利用；另一方面，也還有比較可靠的金石製作的殘留，可供我們印證。搜集史料的問題，自較夏商稍為單簡了。

春秋和戰國的到來，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局。由於經濟的發展，文化的進步，以及民族的渾融，前此極進步之周天下的封建的社會機構，寬鬆的政治體系，已不足適應時代的要求，漸漸地從沒落走向崩潰。但是新的社會形態和政治體系尚未賦形與出現，以致天下大亂，在一個極度混亂之

偉大的過渡時代中，在一個新的制度，新的秩序，和新的生活，需要設計，需要建設的反映下，就來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大時代。一些不同思想，不同見地的哲人或先覺者，各人根據他們的環境和感受的不同，提出了一些各自不同之「結束過去並建設未來」的救世方案。就是極保守的現狀擁護派，也不能不提出改革的方案來。這裏邊，有人主張「明貴賦，別尊卑」，以禮樂為政的舊貴族政治；也有人主張「無貴賤，無尊卑」，一視同人，之新法治精神。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的極端個人主義者；也有「磨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之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家。此外，還有高叫着「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並力主「無為而治」回到「自然狀態」之中去的無政府主義者。真是五花八門，極一時之盛了。

各家救世的方案雖各不同，但他們的政治目標大都則一。大都希望能有一個「無戰無爭」之渾然一體的天下之能成立。結果，由儒法兩家的合婚，注下了一個新秩序，一個代表極緊密之天下體系或世界體系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生活的秦天下之能從混亂之中迅速誕生的命運。這個時代，雖然為期很短，不過三百多年，最要緊的年頭，也不過二百餘年的光景，但她卻是我們應當多化費一點精力和時間去寫一寫的大時代。

秦天下的出現，最好說秦天下國的出現，是中華民族在東方世界和中國天下所作之政治建設之一大驚人的成功，是東方歷史和中國歷史上之第一等的大事件。隨着秦天下國的出現，在中國之天下內，不但是一個嶄新的，進步的郡縣制度，賢人政治，代替了一個殘破的，落伍的封建制度，貴族政治；一個緊密的中央集權，部會治事之有力政府，代替了一個裂土分治，各自為政之無力的天下宗主，而且從此以後，在中國之天下內，亦永泯「諸夏」與「夷狄」之分，部族或邦國之戰。這一個以天下為範圍，四海作疆界，既無地域等差的隸屬，又無種族高下的區分，更無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階級的對立之渾然一體的國家，正如我們在篇首所說的，我們無以名之，只好上她以「天下」二字，稱她為一個「天下國」或「郡縣天下國」。就政治論政治，我們不但要打破對於這個時代之一切傳統的誹謗和誣蔑，而且還要進而去謳歌這個時代的偉大和光明。一方面，我們要讚賞那一些為適應時代的

要求，把一個寬鬆的「封建天下」融鑄成爲一個緊嚴的「郡縣天下國」的政治家們的成就的偉大和工作的艱辛；另一方面，我們還要注意這一個「郡縣天下國」在政治創建、經濟改造和文化範型諸方面所給予中國歷史和東方歷史的影響的巨大和深澈。

秦天下有形的政治生命，雖似很短促，好像是曇花一現，但是秦天下之政治軀殼和政治靈魂之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東方歷史上，卻是永生不死的。從秦天下之成立，到清天下之末季，約有兩千年，時間不爲不長。這中間，依次起伏的漢天下、晉天下、隋唐宋明諸天下，雖各有其不同的情調和風格，但在政治活動的領域內，總是出不了秦天下之舊有的規模和範圍，舉出秦天下可以一概其餘。自然，在她們的不同之中，我們還要注意到她們之間之小的不同，還要注意到中國史之嚴密的發展歷程。在這一總名爲「郡縣天下國」的時代中，我們還可把她分割爲三個大的階段，從秦天下之成立到南北朝之末期爲第一階段；從隋天下之出現到宋室之南遷，爲第二階段；從元帝國之突起到清室之式微，爲第三階段。這三個連續階段之歷史的發展，無有點成螺旋地取道螺旋狀的途程迂迴行進。

待到清季民初的到來，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之第二個大變局的降臨。一個陌生的西方世界，不但是突然的來到了中國的門口，而且毫不客氣地使用着她們和大礮和鐵船，碰撞着我們的大門的門環，讓我們開門。結果是我們的大門開放了一個二三十年來的「天朝」和「上國」也就緊隨着我們大門的開放，很快地從天上撲倒在塵埃。在無能而且反動之清政府的主持和指導下，中國之對外關係也就由「自大」「輕敵」和「戰敗」等三個階段而迷失於所謂「排外」「懼外」與「媚外」的亂動之中。經了半個世紀的困頓，才漸從迷失的暈眩中半夢半醒，面對着一個新的世界和一個新的時代，並理解了這一個新的世界和這一個新的時代。這期間，也會有不少的先知先覺者之應運的出現，發出了時代的呼聲，提出了不少的救時救國的主張和方策。李（李鴻章）、張（張之洞）等人所提倡之「洋務新政」，康（康有爲）、梁（梁啟超）諸士所主張之「變法維新」以及義和團所號召之「武力暴動」，自是時代反映的特色。但是最震撼人心的大

事件，卻是稍前之洪（洪秀全）、楊（楊秀清）的太平革命，和稍後的孫先民的共和建國。這乃是偉大的先知先覺者勇敢地迎接着一個新的時代，更勇敢地結束了一個舊的時代，而另開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期所佔的年月不算長，約有百餘年光景，最生動的部分不過一百年。

隨着清帝室的死去，雖然是舊中國之政治組織、政治生活、社會機構、意識形態以及傳統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觀念亦都因之陷於極度的動搖和混亂之中，招致到一個矛盾的、衝突的、動亂和試錯的時代，但不久，中國人就從混亂中認出了方向，黑暗中望見了光明。五四運動的爆發，文學革命的揭開，三民主義的出現，前進政黨的強大，已無疑地告訴中國並告訴世界說：「古老文明的中國，不但是不會於紛亂中枯萎而死，而且她已經踏進了『東方文藝復興』的新時代。這消息，固然是使得不少崇愛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的『中國之友』們很興奮，但卻也使得我們的敵人爲之驚駭不止了。」所以當我們在民國十五年，亦即一九二六年所發動的北伐革命尙未全部告成之時，九一八大事變也就跟蹤迫來。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抗戰，只有六個年頭。從北伐開始到七七抗戰，也不過十有二年。但是這六年，這十年，不全屬於以上所述的過渡時代，亦不全屬於新的未來，最好說她是一個充滿着劇烈的陣痛的前夜，他孕育着一個更新的和更大的大時代之即將降臨。民國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亦即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來到了，蘆溝橋橋頭的礮火，北平城城郊的殺聲，才結束了這個灰色的前夜，而迎接一個偉大的新生。

民國二十六年的七月七日，亦即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不僅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開始的日子，而且是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從排除萬難中邁向自我建造的第一天。就在這一天，「中國之國」才自我再認識地真正認識了自己。同在這一天，全世界才真正地發現了「中國之國」。我們寫歷史寫到了這個日子，這個戰爭，和這個時代，自然是要把她當作中國歷史，東方歷史，甚至人類歷史上的大事件，給她留下一面顯著的史頁。對於這個戰爭，這個時代的史料的搜集剪裁和編排，我們也自然是願意化費一點較多的時間和精神。

## 四 設計中的一部中國歷史書

整理和重建乃是一樁事功或一個問題的兩面，早晚我們的整理工作可能結束之時，也就是我們的建設工程即將完成之日。我們不妨再比之一個速寫畫家，待我們已經從被畫者的眉宇面貌和風格神情間找到了並把握了唯他獨具之特點以後，自不難提起那速寫家之賦有生命的彩筆，三筆兩筆地，或者是十筆八筆地，就勾繪而出那個被畫者的聲音笑貌和動態，給他一個逼真逼肖而且生動的寫照。寫一部歷史書，或可說是同道理地，等於去速寫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聲音笑貌和動態，為要實現上述的見地，筆者現正計劃着要開始來寫一部鳥瞰式的中國史，取名為「中國書」。全書的卷章綱目現已草略地擬就，為了補充前述七大時期的說明的不足，並為較具體一點地說明現階段筆者個人的中國歷史書的建設觀，謹附錄於後，藉請國人指教。

### 第一卷 史前的歷史

第一章 北京人之出現於東亞大陸

第二章 舊石器時代的到來

第三章 新石器時代的傳說和記載

第四章 黃河流域的破曉

### 第二卷 踏進了歷史時代

第五章 夏與諸夏

第六章 商殷之政治活動

第七章 商殷之宗教活動

第八章 最古的書契創製

### 第三卷 封建天下時代

第九章 超部族超邦國的天下出現

第十章 盛周之天下建設與封建制度

第十一章 封建社會與古典文化

第十二章 諸侯大邦國之出現與封建體制之沒落

### 第四卷 一個偉大的過渡時代的到來

第十三章 一個舊時代的過去

第十四章 天下乎？族國乎？

第十五章 哲人先覺之集團的出現

第十六章 天下國家之理論統一與協調

### 第五卷 郡縣天下國時代上

第十七章 從秦孝公商鞅說到李斯秦始皇

第十八章 一個郡縣天下國的成立

第十九章 漢天下是秦天下的修正與補充

第二十章 漢天下與西域諸王國

第二十一章 儒家獨尊與中國倫理社會之範型

第二十二章 王莽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悲哀

第二十三章 佛教的流入與道教的滋長

第二十四章 天下政治與族國傾向之再爭鬪（三國）

第二十五章 天下政治的勝利與負傷（魏晉）

第二十六章 無為政治與自由思想

第二十七章 蠻族內侵與肥水之戰

第二十八章 南北朝之對立與民族之大混合

### 第六卷 郡縣天下國時代中

第二十九章 一個天下國家的復活

第三十章 隋煬帝之天下建設

第三十一章 唐天下的內含與外緣

第三十二章 貞觀之治

第三十三章 詩歌的黃金時代

第三十四章 佛教運動與佛教勢力

第三十五章 唐天下與契丹吐蕃突厥諸蠻族

第三十六章 唐末之藩鎮

第三十七章 一個無政府時代的插劇（殘唐五代）



第三十八章 先天不足的宋帝國帶病出場

第三十九章 理學之大盛與中國倫理社會之再範型

第四十章 宋神宗王安石與安石新法

第四十一章 新舊黨爭與新舊外患

第四十二章 宋遼金之三角鬭爭

第四十三章 宋天下的半壁南遷

第七卷 郡縣天下國時代下

第四十四章 一個暴風雨時代的到來

第四十五章 曇花一現的元帝國與蒙古世界

第四十六章 明天下明成祖與北京

第四十七章 士大夫之復古運動與太平享樂

第四十八章 考試制度與八股文章

第四十九章 海外殖民與東西接觸

第五十章 明末之救亡奮鬪

第五十一章 清部族與清初之不勞而獲

第五十二章 康乾時代的治平發展

第五十三章 清室式微與歐風東漸

第八卷 東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遭遇了以後的中國

第五十四章 西方世界陡然地來到了中國的門外

第五十五章 鴉片戰爭與門戶開放

第五十六章 太平天國之起滅

第五十七章 官辦洋務與甲午戰爭

第五十八章 清德宗與維新運動

第五十九章 最後一次的反動（義和團之亂）

第六十章 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

第六十一章 清室之死去與袁世凱之走出

第六十二章 歐戰與中國

第六十三章 五四運動與東方之文藝復興

第六十四章 九國公約與中國門戶開放

第六十五章 混戰不已之軍閥內戰

第九卷 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造

第六十六章 國民黨改組與黨軍北伐

第六十七章 九一八事變

第六十八章 和平統一與自力更生

第六十九章 中日大戰

第七十章 從戰爭中開始了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造

## 日本的新體制運動概觀

馮河清

日本這次發動對我的侵略戰爭，在兵力的配備上，當然是處於優勢的。因爲日本是一個比較工業化的國家，而中國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拿希說：農業國唯有由他國能確實獲得軍隊的物的裝備及國民的物的

供給之時，對於近代的敵國，才能進行有效的戰爭。（註一）由此可知，僅靠農業國自身的力量，是不能對近代的敵國作戰。中國既無同盟國，在作戰時自無法確保其由外國供給的軍需品，雖然在戰事進行中，亦得到英美蘇聯等友邦援助不少，但這種援助，僅是一種同情的援助，不是基於條約的義務，故這種援助對於作戰上的效力如何，還是疑問。日本這次露出其侵略的真